



美國外交的秘史

美國 布爾卡著 移模譯

時代出版社





美國外交家的秘史

美國卡爾著 移模譯

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Аннабелла Бюкар
(Annabelle Bucar)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
(The Truth About American Diplomats)

Перевод И Мо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美國外交家的秘密

著者 美國 布卡爾

翻譯者 移 模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ЕРОСНРВСО**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四〇〇〇冊)

目次

前言	三
第一章 我在諜報機關的工作	六
第二章 國務部裏的高級反蘇集團	一六
第三章 我到了莫斯科	四四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六六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的宣傳	八〇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家	一〇二
第七章 美國統治階級爲什麼要這樣耀武揚威？	一一四
第八章 蘇聯給我的印象	一二三

前言

過去這一年給我底生命史帶來了鉅大的變化。我是一個土生的美國人。我愛我底國家，我會誠摯而忠心地服務於它，可是，在去年，我決定永久居住在蘇聯了；雖然我在蘇聯祇居住過兩年，它已經是我逐漸認識和十分愛好的國家了。如果誰以爲我是輕易下這個決心的，那將是個錯誤。我會長久和焦急地考慮過促使我這樣做法和不要這樣做法的正反兩面的全部因素。而我所以決定這樣做了，那是有着極大的理由的。

不友好的人們在我底私生活裏找尋我這樣做的動機，可是這是最荒謬不過的了。事實上，我底動機是完全客觀的。我決心永遠住在蘇聯，因爲我相信美國統治集團正在領導美國和全世界走向一個可怕的浩劫。

我底這種確信，並不是一朝一夕獲得的，也不是聽了或看了宣揚和平的人們和團體所發的演講或小冊子的結果。這是我約莫三年來在華盛頓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親身經歷和日常工作的結

果。在華盛頓，正和在莫斯科一樣，我看到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外交家們，正在怎樣儘他們力之所及、一步步地實現那世界浩劫。他們底政策一向老是針對着蘇聯；他們蓄意破壞世界和平，鎮壓全世界各民族爭取幸福、較良好生活的鬥爭；而蘇聯呢，我後來纔明白，不論在過去和現在，它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打消這些美國外交家們底破壞性的勾當。

這些外交家現在都已經認清：阻止美國的億萬富翁統治全世界的，是蘇聯。因此，他們現在急切要中傷蘇聯，說它有侵略的意圖，這樣，他們底準備發動對蘇戰爭，便理所當然了。當我在國務部和莫斯科大使館裏工作的時候，我終於漸漸相信這兩個機關底高級領袖底努力，是針對着這個目標的。

我究竟應該不聲不響，盲目地執行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那些戰販們底命令，而對全世界人民負起一部份罪惡的責任來呢，還是應該高聲抗議他們那些可怕的活動？——我的處境顯然是十分尷尬的。如果在大使館裏提出那樣的抗議，無異在荒野裏高呼，誰來睬你？因此，我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步驟，那就是說，採取這樣的步驟，使我有機會有效地參加反戰爭販子的鬥爭。要做到這一步，必須拋棄一切私人的和感情的顧慮——而我就是這樣做了。

我向大使館辭職，我決定留在蘇聯，在這裏，我能够殫精竭力地參加爭取和平和世界繁榮的鬥爭。

這本書是我與美國外交家廣泛接觸和往來的結果。美國人民期望他們底外交家對一切國家維持敦睦的關係；蘇聯也是這些國家之一，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曾對人類盡了無價的任務。可是，我在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所親眼目睹的種種活動，却和美國人民底這種期望完全背道而馳。我看見達摩克利斯^①底那把刀正懸在人類底頭頂上空，而且正在不斷下落，再度威脅着千百萬人民。

因此，我不能緘默了。

① 希臘神話：達摩克利斯是西拉柯斯國王狄奧尼西的佞臣，國王討厭他常說「王者多福」，乃召他宴飲，而在他底頭頂上空懸掛一把利刃，祇用一根馬鬃繫住，使他恐懼不安。

第一章 我的謀報工作

我生在賓夕凡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裏。和匹茲堡區域裏那末許多的居民一樣，我底父母都是歐洲移民，他們當年聽說美國是一個「富饒、自由和充滿了天賦良機的國家」，因此都來這兒尋求美滿的生活。

正和到美國來的其他移民一樣，我底父母不久便發現：原來事實上，他們是被「輸入」進來供人剝削的。他們是一件件的商品，就是衆所週知的「廉價勞力」，他們在購買他們勞力的雇主底眼裏和手裏，正和其他一切工業原料一般無二，像那些在美國煤鐵業中心製造鋼鐵的鐵苗和煤一樣。

許多移民都死於可怕的剝削和社會底混亂；較幸運的則回到了歐洲。另外許多人都做了一世的勞工，有不少人都窮愁而死。我底父母好容易生存了下來，而且，由於家裏工作人手衆多，竟在匹茲堡附近一個農場上建立了一個小康的局面。

中學畢業後，我不顧一切困難，決心繼續升學，以求深造。對於大學生，政府並無公費制度。因

此我進了匹茲堡大學，不得不半工半讀，以支付我底生活費用和學費。爲了維持生活，在所有攻讀的幾年裏，我一直被迫工作着；這是大多數美國大學生底共同的命運。四年裏，由於生活艱難，我拼命工作，而且一直擔心着能否讀到畢業，畢業後能否找到職業。最後，我終於畢業離校了，接着便找尋工作了。

起初我在各公司行家做短期工作；戰時，我服務於美國情報機關。後來，他們給了我一個在國務部裏的職位，戰爭結束時，國務部便派我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工作。

這是我一生底概略。它並沒有什麼重要性，祇不過表示：我是千百萬美國人中的一個，他們都是歐洲來的移民底兒女——祇不過表示：我是一億四千萬美國人民之一，在許多地方大家有着同樣的背景和經驗。

在美國，不論在家裏、在中學裏、在大學裏、在紐約和華盛頓的職業界裏，我發現我所接觸到的大眾人民極少極少不是在背景和日常生活方面受着困苦和剝奪的。

歐洲人一般都以爲美國人人經濟有保障，人人對於前途有信心；他們以爲美國青年個個無憂無慮、快樂幸福。這種觀念是極端遠離着事實真相的。

當我在華盛頓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工作的時候，我纔接觸到上層階級底兒女，除了少數

例外，他們都生長在優裕和極有保障的環境裏。他們遠離着真正的美國生活，像住在別的星球上的人一樣。和我們廣大的人民相比，他們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當然，我幾乎有生以來生活在並不太多的環境裏，可是和我這一代大多數美國青年比起來，在大地方我還是比他們幸運的。我底許多朋友和相識者都很早離開了學校，到匹茲堡區裏的煤礦、鋼鐵廠、商店和工廠去工作，到現在大多還在那些地方工作；我呢，總算設法獲得了較高的教育，找着了「可尊敬」的工作。

離開大學後，我爲私人商業行家做了些時工作，但是這種工作絕對沒有使我滿足。我殷切地希望能在反法西斯德國戰爭中，竭盡我底智能，參加一部份工作。那時，有人給我一個諜報機關的職位，派在美國空運司令部工作，我便接受了。

在這組織裏，我在北大西洋分處工作了些時，接着我便被調遣到美國諜報組織底大本營戰略事務局（OSS）底外人組工作了。

我底主要任務是詳細研讀美國境內出版的外國報章雜誌，尤其是斯拉夫語文的刊物。對於美國境內各個斯拉夫組織底活動，尤其是其中那些進步的團體，我必須經常寫評論和報告。在這些報告裏，我必須建議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來實踐OSS底諜報工作。

我以為我在美國諜報組織裏工作，真的會有利於對人類之敵——希特勒主義——的鬥爭。我痛恨法西斯主義，我以為諜報工作是打擊法西斯疫癘的最好方法。後來，我發覺我有這種概念化的思想，至少是十分天真的。如衆週知，美國諜報組織戰時並未有效地打擊法西斯主義，反之，它們戰後正在實行一種政策，和德、意、西底過去和現在的諜報和反諜報組織充分地合作着。

美國人給OSS這個諜報機關取一個綽號，叫做「外套和匕首」(Cloak and Dagger)。當我在它裏面工作的時候，我認識了有關它底歷史、任務、工作的方法和形式的許多有趣的詳細情形。

戰略事務局底首腦是威廉·杜諾文將軍。他於一八八三年生於紐約州勃發洛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美國遠征軍騎兵隊裏，在法國作戰。杜諾文是一個天主教徒，同時是共和黨黨員。一九三二年，他是紐約州州長底候選人，但競選底結果，他失敗了。

自從開始OSS底工作後，杜諾文將軍就設法取得了美國政府底信賴。靠了十分機詐的做法，他使華爾街底反動勢力得以對這個機關發揮他們底影響。

那時羅斯福正盡全力從事於美國作戰努力的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杜諾文乃得爲所欲爲，達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他親自選任了這個諜報機關底高級人員。

杜諾文聘請他底商業方面的同事和第一次大戰中的同伴，擔任行政事務。其中幾個是：G. E.

勃克斯頓上校，一九一九年杜諾文會和他共同締造法西斯團體「美國義勇團」(American Legion)，“大進出口行夏威夷波羅密公司底董事長阿柴登·李却茲；J. S. 摩根；在華爾街代言人幸福雜誌社工作的愛爾摩·洛潘；第一次世界大戰「英雄」，華爾街律師R. 李浮莫亞；以及其他等人。受杜諾文招募而爲OSS服務的，還有：邱吉爾底表兄弟雷蒙·葛士脫；大富翁T. 萊恩底兒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主人皮爾·戴華德；富豪梅隆底承繼人保羅·梅隆；以及在參加OSS前窮途落拓的帝俄王公謝爾蓋·奧勃倫斯基將軍。

OSS成立後，杜諾文就派遣代表到國外去收集有關各國政治經濟的情報。其中好些是以報紙通訊員的身份出國的。

法國戰敗後，杜諾文曾前去研究她崩潰底原因。

杜諾文回國後，堅信地報告美國政府：法國戰敗底原因並不在於「第五縱隊」，也不如滿立特大使和美國報紙所說在於法共底活動，而在於法軍指揮底無能和法國對現代戰爭底毫無準備。

不久，杜諾文訪問巴爾幹國家和中東。他也到過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萊德、索非亞、安哥拉和耶路撒冷。他這次旅行底目的，是要爲美國軍事當局收集特種情報，同時觀察分駐各該國的美國諜報組織底工作。

在阿爾及耳，杜諾文和魏剛將軍曾舉行一次長時間的商談，因此澈底認識了北非底局勢，事實上，一九四〇年年終，美國人開始準備在北非作戰，而甚至這時候他們和北非法國軍事當局的聯絡，還是通過美國諜報機關而建立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杜諾文在倫敦和英國經濟戰爭情報部、即所謂SOE底首腦舉行會談，討論如何在軸心國家和軸心佔領國家散播秘密宣傳底材料。他們決議散播宣傳品，對這些國家底親盟軍份子給於精神上的鼓勵，但不許他們在對英美有利的時期以前對德國人發動叛變。被佔領國人民底利益在這些大會談中是最不受到考慮的。

戰略事務局利用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和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了關係，把它自己的工作人員滲入這些組織，計劃在戰後利用它們來服務於美國諜報工作。

幾個月前，美國諜報機關把一張西班牙人底名單交給法西斯西班牙底反諜報機關，名單裏的西班牙人都是第二次大戰中在法國從事抗德運動的。我看了這新聞，受到極端的震撼。我感到極大的恥辱；美國當時受到那些遊擊隊底幫助，現在它就是這樣在報答他們！

我在OSS工作，不久便發現這個機關底主要活動不但針對着德國，而且也針對着蘇聯。

根據我底許多觀察，我可以確定地說：美國諜報當局利用美蘇間戰時的聯盟關係，把職業化的諜

報人員滲入蘇聯國境，做損害這個盟國的諜報工作。這些諜報人員是在各種偽裝之下派遣進蘇聯去的——有些充作大使館底參贊、二三等祕書、武官、或就是普通的職員；有些充作軍事供輸團和武官室底官員和僱員；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冒充美國各報紙雜誌和無線電廣播公司底訪員，或在租借物資底集合處所工作的專家。

當美國和蘇聯共同對法西斯德國作戰的時候，OSS組織裏最大的一個小組是俄羅斯小組。這個小組主任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羅濱生，他在美國被認為是蘇聯問題的偉大「專家」。

俄羅斯小組包含幾個特殊部份，專門收集有關蘇聯的情報，如蘇聯底工業和軍火生產、運輸、人力、國家收入、國外貿易、農業等等。

OSS開始就認定反蘇的諜報工作是最最重要的。在戰爭將近結束的時候，OSS把收集有關蘇聯和蘇聯外交政策的情報和對蘇友好的民主國家的情報，看作極端重要的工作。

我確定地知道，OSS駐倫敦的代表和英、希、比諜報人員取得了密切的接觸，一面招募工作人員，不但要他們供給有關敵人的情報，而且還要供給有關同盟國家的情報，尤其是有關蘇聯的情報。例如OSS駐重慶的代表，收集有關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OSS派遣一個特務官到西藏去，他就是白俄I·托爾斯泰，他底任務是研究與蘇聯毗連的地區，和從這些地區裏組織和發動反蘇

的諜報活動。從伊斯坦波爾，OSS底工作人員被派遣到德國去，也被派遣到蘇聯去。

有時，當美軍需要的時候，OSS人員在德國佔領區裏組織擾亂事件；有時呢，他們更常常故意阻滯抵抗運動底生長，而導使它發展到對美國有戰略意義的方面去。我確定地知道：OSS故意把法國抵抗運動底起事滯遲到第二戰線開闢的那天。在遲遲的美國人也採取同樣的行動，雖然抵抗運動底領袖早已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立刻可以對日本佔領軍發動總叛變。

OSS招募美國志願兵，組織特別行動隊。這些行動隊名義上常常在歐洲被佔領國家和北非「組織」抵抗運動，但實際却締造反動的地下機關。他們收集情報材料，活躍地參加反法國人民陣綫遊擊隊的鬥爭，尤其是反共產黨黨員。他們祇援助戴高樂將軍底地下團體，因為他毫不猶豫地執行着美國人底全部命令。

這樣，OSS不但在德軍防綫後面收集情報，而且在歐洲佔領區裏打擊進步力量。

同樣的行動隊活躍地打擊了日本底進步勢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志願兵是從那時在美國讀書的最可靠的暹羅學生中挑選的。他們被派遣到OSS所設的特務學校去受訓。在那兒，他們教暹羅學生無線電通訊、暗中破壞、和遊擊戰術。這一個隊伍通過地下交通綫，進入暹羅，然後設法打入抵抗運動底領導圈，而奪取它底控制權。

這使它能夠把抵抗運動幾乎完全用以執行美國諜報機關底命令。

在戰時，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了一個特別協定後，就在中國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辦的情報機關，後來被叫作「SACO——中美合作社。」「SACO」底活動完全受OSS指導。

美國諜報人員受到中國政府底充份合作。美國海軍部底某一次文告中說，兩個諜報機關能够這樣密切地合作，是史無前例的。

我可以保證：這兩個諜報機關底合作直到現在還繼續着。美國諜報機關繼續利用中國諜報組織在蘇聯遠東部從事反共工作。

當我在大使館工作的時候，我明白了這事實：莫斯科中國大使館底諜報人員正是美國在蘇聯的諜報人員底活躍的助手。

這樣，我們看到：這個諜報機關本來似乎是爲了對法西斯主義從事壯麗的鬥爭而創造起來的，然而在OSS底反動首腦杜諾文將軍和他底華爾街友人底領導之下，它怎樣地變成了一個反動的巢穴，專門訓練諜報人員和組織其他的破壞工作，以從事反蘇的活動。在OSS活動的國家裏，它始終獲得極端反動份子底支持，他們同樣地憎恨着蘇聯、進步和民主。

在戰時，杜諾文和其他美國諜報機關底領袖們認爲對蘇聯的同盟關係純粹是一種形式，雖然是必